

永恒的琥珀

花
城
出
版
社



香港

岑凯伦作品集

6

岑凯伦作品集

6

永恒的琥珀



花城出版社

粵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谢日新

封面设计:石 华

永恒的琥珀

[香港] 岑凯伦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新华书店经销

番禺市官桥彩色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插页 250,000字

1997年12月第2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1256-X/I·1114

定价:15.40元

独家版权·翻印必究

序

阡 陌

我写序本是偶一为之，当初席绢、于晴、沈亚、林晓筠在大陆籍籍无名，大陆读者对她们的作品一无所知，需要有人介绍，于是由我担纲承担了任务。

四小名旦一炮走红，特别是席绢席卷大陆，也使阡陌的序随着她们的作品走入读者圈，一时间几乎成了只要书上有阡陌的序便是真作、佳作，殊不知不法书商盗版制假有术，他们或抄袭阡陌的序移花接木，或请人捉刀，制造假序。1996年8—9月间全国冒出五十二种假席绢著作，十二种假于晴著作，还有其他四十七种假的真的台湾言情小说，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署名阡陌的假序言。一时阡陌的序满天飞，文字拙劣者有之，前言不搭后语者有之，错误百出者有之，使阡陌成了推荐假书的祸首，信誉大损。为此，我立言不再写序，这样也好划分时段，便于读者区别真假，以正视听。

然而，不少读者来信要求我不要因此而停止推荐佳作，有位朋友劝告道：“东西让读者鉴别，才是正道。”为此接受花城出版社的邀约，向读者推荐香港爱情小说女作家岑凯伦的五十余部真作。

岑凯伦小姐从80年代出道走红至今已蜚声“爱坛”，独领风骚十余年。

我想任何一件事物，能够存在必有它存在的缘由，这个缘由就是广大读者心中的“需求”。

进入七八十年代，随着台、港、新、韩四小龙从崛起到腾飞，香港社会经济日益繁荣，此时读者要求文学有新的面貌，为此带来了文学内容和

作家观照生活的观念的巨大变化。作家的着眼点不再注目于灾难的人生和灾难的社会,而是以欣喜的目光,注视着周围变化了的社会、变化中的人生,作品由摹写沉重曲折复杂的往事,转向了轻松、欢乐、充满情趣的当代生活,这是高生活品质在作家头脑中酿化后的产品。岑凯伦在这一阶段跳上香港文坛,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优秀爱情小说作家。就是这一阶段,读者需求催促了岑凯伦的成长和发展。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社会大踏步走入经济发展的高速公路,人们对台港社会和外部世界的了解欲望和兴趣越来越浓厚,而岑凯伦的作品正是反映香港这条小龙腾跃时期的社会特质和生活品质的,反映的虽不是主流社会,但毕竟是可以透过它看到七彩照光的一个水滴。因此岑凯伦很快拥有了大陆读者。

岑凯伦的作品语言质朴优美,故事情节一般都比较圆满,由于前后有六十余部作品问世,前后风格有较大变异,早期的比较凝重,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感情的波澜跌宕,如《澄庄》紧紧围绕人物命运去展开故事:少女朱贝儿因生活贫困而退学到某会馆做吧女,被花花公子高卡达看中,高卡达千方百计地将朱贝儿追到了手,但他是个极不负责的人,始乱终弃,使朱贝儿受到很大打击。朱贝儿为了不使自己沉沦,白天干活,晚上读书,想依靠自己的努力重新站起来。此时,偶遇富家子卡迪,卡迪对她倒是一片真情,朱贝儿答应了卡迪的求婚。然而,命运真是捉弄人,一进卡迪家竟发现卡迪是高卡达的弟弟。虽然卡迪爱朱贝儿,但高卡达却千方百计作梗,使两人的婚姻一波三折。小说就在这样复杂的情感交锋中向前推进,产生妙趣横生的动人情节。这在早期作品中是颇具典型意义的一例。

而在近期的作品中,则较为贴近现实生活,写作语言也较前更为活泼风趣,例如:她的最新一部作品《野玫瑰和郁金香》描写一对亲姐妹与一双守旧老公婆之间的矛盾冲突,新旧思想之间的斗争,充满了谐趣,风格与前迥异,不过也许是年龄关系,她缺少席绢这样更年轻作家的俏皮、幽默。席绢的作品有时可以让人忍俊不禁地忘情大笑,而岑凯伦的作品只是让人端庄地笑,会心地笑,至多哈哈一笑,没有哈哈再笑。当然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因为她重的不是表现形式,更重作品内容揭示的社会意义。

内 容 提 要

琥珀自幼父母双亡，寄居在叔父冷柏年家。冷柏年待她如己出，但冷柏年妻子及其娘家人把琥珀视为冤仇。乘冷柏年一次出国之机，他们联合起来陷害琥珀，琥珀被迫离开冷家，流浪在外，初恋情人也因误会离她而去。琥珀咬牙挺了过去，靠着她的善良、聪慧和百折不挠的意志，终于在商界出人头地，成了商界女强人，并最终赢得了真正的爱情。

1

琥珀放下了手中那五十年代的陈旧皮篋，拿出一封信，对准了地址，在那扇黑铁门旁按了电铃。

一会，一个穿白衫黑裤的女佣走出来，通过铁闸的间花，看见琥珀身上那件落后了二十年的旧布裙和快要破烂的平底鞋，立刻就皱起眉头，不屑地问：“找谁？”

“冷柏年。”

“不在家。”

“那婶婶呢？”

“我们这儿的婶婶多着，你找福婶呢？贵婶呢？还是三婶？请去后门。”

“怎么？叔叔娶了好几个婶婶？”

“谁是你叔叔？”

“冷柏年。”

“啊！原来是侄小姐。”她立刻换了面孔，连脸色也放宽了：“少爷吩咐过的，说侄小姐这几天就要来，为什么不通知少爷接机？”

“我是坐火车来的。”

“少爷应该到火车站接你啊。”女佣开了门，拿起琥珀的皮篋：“侄小姐，请进来！”

花园虽然不算很大，但是建筑得很有规模，花的种类很多，其中不少琥珀根本从未见过。

走进屋子，琥珀的眼睛睁得更大，简直像她梦里的皇

◆ 永恒的琥珀 ◆

宫，那头上吊着的，闪闪发光的，不会是钻石吧？钻石还镶成一朵朵莲花呢！多好看、多有气派！琥珀看呆了。

“侄小姐，”女佣说：“少爷要到六点钟才回家，现在我去请少奶奶。请坐！”

琥珀坐下来，到处端详，她好喜欢这儿的一切，它和家里的平房比，嘿！简直是钻石比石头。

不一会，一个穿洋装，三十岁不到的漂亮女人由楼上走下来。哗！她的裙子飘飘的，多好看，又尖又红的指甲，手指还套着钻戒呢！那双鞋子怎么这样特别，高高的，还露着脚趾，不过，她穿起来挺好看的。

“婶婶。”

“你决定今天来，为什么事前不给我们写一封信？香港这地方很复杂。”这位婶婶样子不错，就是面孔冷得惊人。

“婶婶……”

“算了，你一定还没有吃过东西。阿四，叫贵婢给琥珀煮碗面。喂！你叫三婢把琥珀的东西，送进房间去。”婢婶回转头来：“吃完面，你可以回房间休息，或者叫亚四带你看电视。这儿算是你的家，你又不是客人，我不陪你了，你自己到处看看吧。”

“是的，婶婶。”

她婀娜娉婷地回到楼上，琥珀一直看着她的背影。她非常欣赏婶婶，也羡慕她，多美多福气的女人，可以穿金戴银，住花园洋房，还有那么多佣人。

假如能像她……会的，她比婶婶小，她才十六岁，前途无量。她比婶婶美。她将来应该嫁一个比叔叔更富有的丈夫。琥珀喜欢享受，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

吃了一碗美味的面，阿四带她回客厅看电视，琥珀活了十六年，还是第一次看彩色电视机，她看到荧光幕上那些红男绿女，不禁忘形地张大了嘴巴。

正看得入神，突然听见孩子的欢呼声。琥珀掉头一看，两个穿校服的孩子，她看过相片，她知道他们是十岁的堂弟，和八岁的堂妹。

“喂！”男孩子走过来：“你是谁？”

“我是你堂姐，叫冷琥珀。”

“是不是老虎的虎，拍苍蝇的拍？”

“不是，是……”

“哥哥，别管她，看卡通片。”

“看卡通片。”他把书包一扔，拉了一张高背椅坐在琥珀的面前。

“我呢？哥哥。”小的在跺脚。

于是大弟又把另一张高椅拉过来，像一对门神似的，刚好挡住了琥珀。

“你们能不能移开一点？”琥珀左移右转：“我根本看不到。”

“你比我们大，又比我们高。是你挡住我们呢。”大弟弟牙尖嘴利：“矮挡高，笑话。”

琥珀没有办法，只好也搬一张高背椅。

“唔！”大弟弟突然掩住鼻叫：“好臭，好臭，宝莲，一定是你放屁。”

“我没放屁。”宝莲手朝琥珀一指：“是她臭！”

大弟上下打量琥珀：“看她的衣服多古怪，鞋还有泥呢！是她臭。”

“我的衣服虽然旧，但是洗得很干净，我本人天天洗



◆ 永恒的琥珀 ◆

澡,怎会臭呢。”

“你臭!”

“你臭!”两个人,两只小手指住她,“你快滚开,不然我们打你。”

“吵什么?”一个五十几岁的女人,由里面走出来,她看见琥珀,便问:“你是谁?”

“琥珀,冷柏年是我的叔叔。”

“啊!就是那个乡下妹。果然是个小美人,就是眼睛邪一点,不会是个善男信女。你欺负两个小孩子,是不是?”

“是啊!外婆。”大弟弟拉着她的手:“她老是挤我们,欺负我们。”

那老太婆瞪着琥珀:“有什么好挤的。”

“我……”琥珀垂下头,好怕那老太婆:“我只不过想看电视。”

“那么大个人,还跟小孩争看电视,真没出息,喂!你坐到那边去。”

“那儿根本看不到电视机。”

“你还敢驳嘴。看不到就不要看,不看电视,你又会死。”老太婆大声叫,“阿四,带她回房间。”

琥珀满腹委屈地跟着阿四上楼,阿四说:“刚才那位老太太,是我们少奶奶的妈妈,在这儿挺有权威,连少爷也怕她。千万别误会她是来白吃的,老太太家里很多钱,她家房子又大又新,她是来探望孙儿的。她出手好阔绰,常常给我们佣人赏钱。一出手,就是一百大元。”

琥珀人穷,自尊心却很强:“我是来白吃的,可惜,我自己连一百元都没有。阿四姐,我没有赏钱给你,真不好



意思。”

“哎唷！你能这样说，要是给少爷听到了，还以为我向你要赏钱。你的房间在那边，请吧！”她悻悻然地走了。

琥珀推开房门，很不错的房间，起码比家里的房间美丽，她最喜欢那粉红色的窗纱，她在乡下的家，是没有窗幔的。

吃得好，住得好，就是心里不舒服。来到这儿见过五六个人，没有一个是对她好的。

她想起了家，想起了那些和蔼可亲、互相照顾的邻居，还有刚去世的妈，她鼻子酸了。

外面有人敲门，她连忙跑去开门：“叔叔，叔叔，你回来了。”

“琥珀，你长得比相片还要好看！”冷柏年抚着她的脸：“就是瘦了一点。刚在休息？”

“不，只是闲着没事做。”

“为什么不到楼下看电视？”

“我……”她摇一下头：“不想看。”

“不习惯，是不是？慢慢的，你会习惯的。”冷柏年拉她下来：“我派人替大嫂办身后事，妥当吗？满意吗？”

“很好！”她的泪禁不住滚下来。

“不要难过，从今天开始，这儿就是你的家，你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只要告诉我，或者婶婶都可以，我们一定会买给你，为你办好。”叔叔温柔地安慰她：“吃过东西没有？”

“吃了一碗面，还饱着。”琥珀擦了擦眼睛，在家乡，她们上街的时候才用手帕。

“明天我叫婶婶陪你去买新衣服，新皮鞋，你要买什



◆ 永恒的琥珀 ◆

么就买什么,高兴吗?”

“高兴!”琥珀想起婶婶那套洋服,那项链、那高跟鞋,眼睛就闪光。

“今晚我带你去吃西餐,庆祝我们团圆。”

“西餐?”

“唔!你从未吃过,但是我担保你一定喜欢,你现在先休息一会,八点钟我们上馆子。”

冷柏年回到房间,看见太太陈倩云,一面吃瓜子一面靠在床上看《红楼梦》。

“《红楼梦》看了第几次了?琥珀刚来,为什么不去陪陪她?”

倩云连忙起来,替丈夫脱下外衣:“现在的孩子,有电视机陪就够了。”

“她根本没有看电视,一个人闷在房里。”

“也许她疲倦,也许不习惯看彩色电视,第一次看,眼睛会花的。”

“明天你陪她去买新衣新鞋,她要什么就给她买什么。”

“要是她要买钻石呢?”

“她不会的,我大嫂很会教孩子,琥珀很懂事,很有规矩。”柏年坐在安乐椅上,吐一口气,“小孩子不适合带钻戒,我会送一条金链给她,啊!最重要的还是一只手表。”

“你真宠她,”倩云抿了抿嘴,“好像是你的小老婆。”

“我不宠小老婆的。”柏年把妻子拉进怀里:“我只宠老婆。”

“唔!”她乘机在丈夫的怀里撒娇。“你既然那么宠我,我的话,你一定要听,明天我不能陪她去买东西。”

“为什么?”

“我约好黄太太她们嘛!一个星期前已经约好了,怎能推?”

“改后天吧!后天可不能赖。现在去给我准备水洗澡,今晚到外面吃晚饭。”

七点半,突然来了一个电话:

“林秘书,什么?他们答应给我代理……今晚签合同。你订了贵宾厅?林秘书,你做事周到又快捷!……好,我来!”柏年非常高兴,吩咐太太替他拿一套新西装。

穿衣服的时候,他突然叫了起来:“糟糕!我答应带琥珀去吃西餐。”

“做生意要紧,西餐一天可以吃两顿。”

“我要跟她解释一下,道个歉。”

他的脚刚踏出房门,电话铃又响了。

“喂!……都到了?好,我马上来。”柏年找着太太:“我没时间,你代我解释,你陪她去吃西餐,我明天补请……”

琥珀在房间洗了澡,用肥皂把脸磨得亮亮的,那长而直的秀发梳了又梳,皮鞋用厕纸擦得发光。

有人敲门,她连忙拿起放好在床上的手帕:“叔叔!”

站在门外的是阿四:“侄小姐,吃饭了。”

琥珀以为柏年在楼下等她,但阿四却带她进饭厅。

饭桌上坐着婶婶、老太婆和两个小鬼。

“你叔叔有急事出去了,本来要我陪你去吃西餐,但是你外婆一向不喜欢吃西餐,你两个弟妹又不肯去,那,只好在家里吃了。”

“外婆?”琥珀在心里叫:“早就死了!”

◆ 永恒的琥珀 ◆

“你呆着干什么？坐下来吃饭啊。”

“她大概在生气，没陪小公主去吃西餐。吃西餐？嘿！你以为那么容易，要懂吃西餐的礼貌，懂得如何选刀。比如吃鱼，喂！你吃过西餐没有？”

琥珀咬住下唇。

“倩云啊！不得了，我开罪了你家小姐。”

“为什么不回答外婆？”婶婶薄责。

“没吃过。”

“拿过刀叉没有？”

“拿过菜刀，没拿过叉。”

“啧啧，连刀叉都没有拿过，还学人家吃西餐，真不自量。”

“坐下吃饭吧！”婶婶说。

琥珀坐下来，看见桌上有鸡、有猪、有鱼还有汤。

看见鸡，想起了母亲，母亲在世时，每次杀鸡，总把两只鸡腿子给她。于是她左手一只，右手一只，有多威风。

自从母亲病后，她很久，很久没有吃鸡了。正想尝鸡腿子的味道，就听见两个小鬼叫：“我要吃鸡腿。”

“我也要。”

“好吧！别争，每人一只。这百宝鸭看来很够火候，我要一只，唔！好滑好嫩，倩云，你也来一只。”于是，一下子，四条腿子报销了。

他们四个人边吃边笑，只有琥珀默默地吃饭，她每次夹菜，都被那鬼男孩用筷子夹住了，她只能不断吃青菜。这和在家乡有什么分别？……

等了几天，婶婶终于带她去买东西：“你要什么衣服，什么鞋子？”

“和婶婶的一样。”她开心了。

“我的高跟鞋四寸半高。

“穿起来,很好看。”

“好吧!买吧。”婶婶冷笑的样子,欢乐的琥珀完全看不见。

去买了好多东西,婶婶问:“够了没有?”

“够了,够了。”

“去烫发店,把头发烫短。”

“不,婶婶,我这把头发,妈花了几年时间替我保留增长,我舍不得……”

“不烫算了,既然东西买够了,回家啦。”

婶婶的态度确是冷得怕人。不过,有那么多新衣新鞋,琥珀根本没有心思去怪她。

当天晚上,叔叔又给了她五百元零用钱,她更加高兴把那只大牛放在枕下,放好了又拿出来看,她现在已经是个人有钱人啦!五百大元喔。

柏年看过琥珀,回房间看见倩云撒满了一床的新衣。“干什么?开时装屋展览会?”

“星期日大姐生日,她在家里开餐舞会。”

“星期日早上我就要去马尼拉。”

“所以大姐很不高兴。”

“我明天打电话向她道歉。”柏年突然说:“带琥珀去参加餐舞会,好不好?”

“她?她土里土气的!”

“就因为太土,我才要她多见识。”

“她会影影响我的面子。”

“你替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叫她斯文些,少说话,就没

有人看得出她刚从乡下来。”

“哼！强人所难。”

“算我求你？”

“那好吧，不过，我的皮大衣……”

“两万以下的，一定买。”

“唷，我看中的是两万七千元。”

“你肯照顾琥珀，多几千元没关系。”

那两万七千元的确很有魔力，倩云也是看在皮大衣的分上，替琥珀打扮，脸上红黄蓝白黑的，把琥珀化妆成洋娃娃。其实，除了琥珀本身（她爱美，慕虚荣，以为打扮、化妆、穿新装人会更美）谁都知道，琥珀绝不适宜于浓妆。因为，她本身皮肤好，白嫩而细致，面型是画家笔下认为最富线条美的那一种，五官是无懈可击的，尤其那双水汪汪的眼睛，无论哪一个男人和她四目接触，都会被她勾魂摄魄，所以，老太婆说她的眼睛邪，其实是极具魔力。

她穿上套裙装和那四寸半的高跟鞋，走两步，跌一步，倩云看了，心中暗想，土货就是土货，其实像她这种年纪，刷刷头发，洗把脸，穿一条带吊子的松身裙，一对船鞋已经非常出色标致。

现在，她起码比她原来的年龄大六年。

陈老太太一早就带了两个小鬼亨利和宝莲去了大女儿家，陈老太太命好，两个女儿都嫁了有钱丈夫，尤其是大女儿。可惜，她养了四个女儿，没有儿子，所以陈老太太比较喜欢住在冷家。

倩云由于要替琥珀化妆，自己也在烫发店耽误了两个钟头，因此，她们六点半才到王家。

“倩云，你怎么现在才来。”大姐绮云一看见就埋怨：“妈已经打了十六圈麻将。”

“真对不起！大姐，我今天迟到，是有原因的，要做业余化妆师。”

陈绮云打量着琥珀：“这位小姐是……”

“冷琥珀。我丈夫的宝贝侄女儿。”

“欢迎你，琥珀！”绮云倒很热情：“怎么以前一直没有见过你？”

倩云在大姐耳边说了一些话，两姊妹大笑起来，绮云立刻放开琥珀的手，也没有再和她说话，不久，什么姨妈姐姐都拥了过来，倩云跟她们又说又笑又拍手掌。琥珀看呆了眼睛，她一直以为倩云不会笑，个性沉默，待人冷淡，谁知道，她竟然活跃得像个少女。

琥珀站得脚都麻了，她忍不住轻轻拉了拉倩云。

“大庭广众不要拉手拉脚，人家会说你是小家子。”倩云立刻收住笑容。

“婶婶，我已经站了很久，能不能坐一会儿？”琥珀轻声问。

“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你要坐要吃都可以。你不是一直想吃西餐？今晚吃的是自助餐，你应该高兴啦！”

“自助餐是什么东西？”

“自助……唉，麻烦，总之，你看见能吃的就吃，看，餐桌在那边，桌上不是有点心吗？”倩云一挥手，又忙着去交际应酬。

琥珀走到那餐桌前，果然看见很多食物，这些食物，她以前从来未见过，但很特别、很好看、很有趣。有圆的、方的、三角的，全部都是小小的。